

读图

# 农夫之乐：中国绘画中的乡村休闲生活(一)

■ 黄小峰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士农工商中，农民排第二。正如15世纪的董蒙读物《新编对相四言》所示，典型的“农”是中青年，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肩扛锄头——一副典型的春耕打扮。农民、农事、农村，也是中国绘画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农民与劳作，似乎是同义词。诚然，劳动最美，但农民也有休闲和娱乐。劳作之外的乡村如何呈现？不劳动的农民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古代绘画中，以农民为主角的主旋律题材，最重要的是《鬲风图》。“鬲风”是《诗经·国风》的一篇，描写的是农民一年中的生活常态，是农民的理想，也是理想的农民。

北京画院藏有一件尺幅巨大的绢本绘画《鬲风七月图卷》，纵高54.5厘米，横长1004.5厘米。画面采取一图一文“连环画”形式，画的是《鬲风》的第一节“七月”。画卷分作8段，把“七月”一节的全部文字变成了图像。最后一段，画面上有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的款，而配文后有嘉泰三年(1203)七月张抡的款，张抡所抄写的是南宋朱熹《诗经集解》的文字。不过，虽然这些信息都很完整，却都属于后人的伪添。张抡的款下有“三吴张氏”印，然而他是河南开封人。不过作伪者所谓的“三吴”，也不完全是脑洞大开。明代坊间曾以张抡之名编有一本《绍兴内府古器评》，又被收入托名都穆的《铁网珊瑚》中，标注



鬲风七月图卷局部(国画) 54.5×1004.5厘米 宋 刘松年 北京画院藏

为“云间张抡才甫著评”。云间即上海，可以算是广义的“三吴”。大概这是晚明形成的对于这个资料不多但名望不小的南宋词人和高级文官的认识。由此也可判断，这卷《鬲风七月图卷》的年代不会早过晚明。

这也可以从画面图像中得到证明。虽然在张抡的时代，的确有宫廷画家马和之创作了系列《诗经图》，但其中的《鬲风图》表现的是整个《鬲风》一章

的内容。单独挑出其中“七月”一节绘成图画而成为《鬲风七月图》，则要晚得多。现存有3幅年代较早的《鬲风七月图》长卷，一幅托名李公麟，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一幅托名马和之，藏于弗利尔美术馆，均是白描。第三幅托名马远，藏于克利夫兰美术馆，绢本设色。三幅画表现的场景相似，人物的打扮和室内室外场景都还有些古风，应都不早于元代。与之相比，这件刘松年款《鬲

风七月图卷》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之一见于画作的第六段。这一段描绘的是《鬲风·七月》中的如下文字：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柘。食我农夫。

大都会本和克利夫兰本中，这段文字被分成三幅画面，而刘松年本则整合在一个画面中。按照画面上所抄的朱熹

的注解，“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宾祭；瓜瓠荼直，以为常食，少长之义、丰俭之节也。”也就是说，这一段重点讲的是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在不同时节收获不同的果蔬食物，用来供奉老人，招待宾客，进行祭祀，自给自足，体现了良好的道德秩序。大都会本和克利夫兰本，都重点画出了屋中儿孙给老人供奉食物、宾客畅饮春酒的景象。刘松年款本不同，内容全部围绕小河展开，画面中心是河边的临水凉亭，凉亭中摆着一桌二椅一长凳。桌上摆着两盘水果，一盘应是深青色的郁或薁，一盘应是红色的瓜。还摆着3个酒杯，显然就是春酒了。亭子里有一张椅子空着。这空着的椅子，正等待着向亭子走来的一位手拿鹅毛扇、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翁。亭子里的另一位老者正扭头招呼他过来。这是一幕水榭纳凉场景，时间是诗中所说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食瓜的盛夏。因此，不但两位须发皆白的老人都穿着无袖衫，凉亭中另一位中年男子干脆把蓝色上衣脱下挂在栏杆上，成了“膀爷”。除了他之外，从屋里往凉亭送酒的一位少年也光着上身。这场景，任何一位经历过夏季酷暑的人都不陌生，光膀子的大爷手拿的蒲扇也是我们现在夏季必备之物。大都会和克利夫兰本中洋溢着古礼的乡村尊老、悦宾场面，被这里诙谐的休闲气氛所取代。

裸露上身的中年农民，姿态极为惬意。尽管他的年纪要比对面坐长凳的老人小，但舒服地倚在圈椅里，成为画面的焦点。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还脱下鞋，把光着的脚跷到了椅子上。按理说，这不是一个雅致的动作，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还有老人在场。但这恰好反映出画面的主旨，即农民的休闲生活。凉亭中的摆设暗示出3人的聚会是提前就确定好了的，光膀子的农夫应是东道主或发起人，这所凉亭可能就在他家，他似乎是位村长级的人物，尊老敬老的责任就由他来承担。两位老者前来赴约。晚到的那位，身后还跟着一个儿童，手中捧着插有荷花的花瓶，这应是老人带来的礼物。因此，凉亭中的一幕，可以理解为农村版的老人消夏纳凉“雅集”，只不过文士之雅在这里被农人之俗所取代。文士版的老年人凉亭水榭消夏雅集，可以在诸如南宋《会昌九老图》和《孝经图》中找到，不但水榭精致，所从事的活动也是琴棋书画之类的雅事，而不是就着西瓜和果子喝酒吹凉风。

对农民的夏季休闲生活的表现，很难在宋元时期的视觉艺术中看到。尤其是光着膀子、手拿蒲扇纳凉的农夫形象，从未在年代可靠的明代及以前的绘画中见到过，应该视之为一种特殊的创新。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 文意浩荡 人艺俱老

——饶宗颐荷花书画

■ 美周

“今年一百岁的饶宗颐先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美术馆，并携其佳作展览于此。荷风清香，文意浩荡，人艺俱老，诗情洋溢。此艺术盛事，文坛佳话。这是新时代文化凝聚力的表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中如是写道。“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11月18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该展继巡展法国后再次赴京城，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览之一。

饶宗颐，字伯廉、固庵，号选堂，1917年生于潮州，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80余年，博古通今，融贯中西，是一位闻名遐迩、享誉国际的汉学家、国学大师，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其学养广博而专精，体现在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领域，可谓“业精六艺，才备九能”。学术的光华往往掩盖了世人对其艺术创作的亲

近与认识。饶宗颐先生自髫龄习书画，此后丹青未辍，及至百岁高龄亦笔墨挥洒不息。其书画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传统，流露出文人气息。

饶公的荷花素有“饶荷”之称。他曾说过自己近年来喜欢绘写荷花是有原因的。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要他宗法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而周敦颐一生喜爱荷花，他的《爱莲说》更是自古以来称颂荷花最重要的一个篇章。但是诱发“饶体荷花”的最重要引子，应为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卷》。饶宗颐先生作荷花，以自然的荷花姿影为其形，以古人的墨笔荷花为其韵，以心中的清莲高洁为其神，乃成“饶荷”之貌。

吴为山馆长评价道：“饶公主张‘学艺双携’，所有的学问皆可以同艺术一脉相通。其生命与学术之研究往往互为艺术创作可汲取的滋养，并能于古人笔墨之上迭出新意，自成一家。细赏饶公画作，笔法、造型和构图乃至整体气

韵，落笔之处，既得古风，又有新意。在学问的滋养与润泽下参合诸家笔意，诗书画一体而呈现出融融化机。观饶公字和画，皆能在精微与广大之中获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间，体现人生与艺术的魅力。饶公非常注重‘气’，写书法、做学问都要讲究气，而且气须一以贯之。饶公沉潜为学的静气、涵养道德的骨气，还有其翰墨中的金石之气、丹青中的灵秀之气……我更注重饶公内在的‘古’气，其古，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研和推动儒释道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和发扬。”

此次展览围绕饶宗颐先生所作荷花题材作品，呈现其诸体兼备的书法风韵、泼墨点染下荷花的万千气象，反映先生深邃的文化境界和静悟中自成面貌的精神写照。此次饶宗颐先生及其家属、饶宗颐学术基金会也将4件(套)中国画和6件(套)书法捐赠给了国家，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中国美术馆近现代美术收藏的序列，泽被后人。

自说自画

# 与先烈们在画布上对话

■ 徐青峰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看爱国主义电影长大的，心中或多或少有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结。我学画之后，就总想有一天画一张“打仗”的画，来成就自己的英雄梦。但是心里又总怕画不好，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人，怎么画？还有刀、枪、烟、火、爆炸效果等处理起来也有难度，所以自己从没有敢想过真的去尝试战争题材的画。

在文化部开展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后，我想，机会终于来了。从网上看了公布的100个选题后，我在权衡画哪个题材会更好。除了“抗洪”“抗击非典”和“神六上天”之外，其他的事件都在我的记忆之外。再往前一点，恢复高考时我才5岁，更是最没有感触。但是当我看到战争题材的选题时，心里很激动，长期的渴望得到迸发，尽管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标，但是相比较创作的冲动，结果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权当是为自己能坚持创作完一幅战争题材的历史画找了一个理由。

但是另一个问题不得不让我思考：历史画画的是历史，是发生过的事情，后人可以无休止地重复画下去，我花很长时间去完成一张这样的画是否有意义？于是我邀请了几位对历史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来共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我的意见是作为山东人，最好画一件发生在山东境内的事件。大家

开始寻找：五四运动范围波及全国，“解放济南”“解放青岛”“孟良崮战役”虽然发生在山东但并不在那100个题目中，最后只有“血战台儿庄”。这时青岛大学新闻系教授孔祥军说：“就是‘血战台儿庄’！重新画历史画关键是历史事件对当下的意义，历史永远是当代的，台儿庄战役具备着非常明显的当代意义。”这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当即我便决定“就是它了”。

从2006年画第一张小稿到2009年完成，历时3年。这期间我一直不停地在寻找和搜集各种资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建城墙和护城河，请40多位演员模拟真实的战争场景，到火灾现场观察砖石建筑在连续轰炸后的真实效果，在台儿庄的城墙上观摩战争遗留的弹孔……情绪上也一直沉浸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有过无数次感动：被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被无数热血男儿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是这一个个次的洗礼，让我在这3年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创作热情，并最终使这热情融于画面之中。我们今天虽然远离那段历史，远离了战场的硝烟，但是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观看了无数的抗战影片之后，我想每个人都不能说自己是远离那段历史的，一种悲愤感、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唤醒心底最本能、最朴素的爱国主义热

情。尤其是当自己置身于台儿庄大战旧址，看着墙上的弹孔，听着老人人们的诉说时，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不仅听到了枪炮声，更听到了先烈们的呐喊声。作为艺术的创作者，必须有让自己置身于某种情境的能力，才能调动出全部的情感和激情。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近代史中，不仅有一次又一次高唱凯歌的胜利，更多的是抗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以台儿庄战役为代表的抗日战争史中更是如此。在敌我军事装备和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台儿庄城下彻底打碎了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

基于对历史的了解，我慢慢地将胜利高昂的明快色调，改成深沉混沌的色调，低暗的天空硝烟弥漫，衬托出前景中雕塑般的人物。画面创作到2009年四、五月份时才慢慢接近我内心的效果，好像越到后期越知道该怎么画了。创作这张作品使我收获很大，不仅得到了一些大场面人物组合绘画的经验，而且在这三年中，无数次与先烈们在画布上对话，无数次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因此，《血战台儿庄》这张油画，也是我从小英雄主义情结和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碰撞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副院长)



莲莲吉庆(国画) 138×44厘米×4 2012年 饶宗颐 中国美术馆藏



血战台儿庄(油画) 250×400厘米 2007年—2009年 徐青峰